

小说品读

母亲的味道

文/程广海

开学快两个星期了,我准备召开一次初一新生家长见面会。粗略算了一下,虽然有一半的学生父母外出打工,但都能让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来参加。离开会还有三天时间,唯独王春芳没有报上来,不知道让哪个亲属来参加见面会。

下午自习课结束后,我把王春芳叫到办公室,仔细询问她的家庭情况。这才知道,她父亲远在天津打工,一年中只有到春节时才回家一趟,母亲在她七岁时就因病去世了。而和她相依为命的爷爷,是一个残疾人,无法来参加家长见面会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,或许又勾起了她对亲人的思念,或许因没有家长参加这次见面会感到难堪,她的眼里已有些许泪花。我摸着她的小手,轻轻把她搂入怀里,心里多了些对这孩子的爱怜。我说:“没关系,以后每次的家长会老师替你参加,好吗?”

虽然家庭条件不好,但春芳性格开朗,也是个争气的孩子,在学习上刻苦努力,成绩在班级中名列前茅。我带的是语文课,就点名让她担任了语文课代表,由此,我和春芳的接触多起来。

一开始我没有注意,后来,发现她每次把语文作业本从班级收上来交到我办公桌后,总是磨磨蹭蹭地和我说话,有些不愿离去的样子。

一个周五下午,寄宿的同学们都要回家大休了,春芳把一摞作业本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后,问了些学习中的问题。在和她交流的时候,春芳总是有意无意地往我身边靠,她的额头还差点碰到我的脸颊。我看了她一眼,问道: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?”

她羞怯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,嗫嚅地说:“老师,没有了。”然后,她转身离开了。

我作为班主任,每周一下午要督促检查女生宿舍的卫生情况。我刚走到宿舍门口,碰到打水回来的春芳,她走到我面前,吞吞吐吐地说:“老师,您……您能帮我洗洗头吗?”我说:“好啊,洗完头,老师还会把你的马尾辫帮你扎成一个漂亮的小辫子呢!”

看得出来,春芳十分享受洗头的过程。宿舍的女生听说我要给春芳扎辫子,都叽叽喳喳地围过来看。不一会儿,两条别致的小辫子扎好了,在女生们一阵阵的欢呼声中,一种与生俱来的母爱荡漾开来,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时刻。

都一个星期了,春芳还留着我给她扎成小辫子的发型。那次交完作业后,王春芳望着我说:“老师,这还是您给我扎的辫子呢,我一直不舍得动呢。”

我感到有些奇怪:“为什么?”

春芳说:“我觉得,老师给我扎的辫子上,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气息。”

“特别的味道和气息?”我一头雾水。

新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。在迎接新年元旦的主题班会上,我要求每个同学说一句话、表达一个祝福心愿或者表演一个属于自己的文艺节目。主题班会气氛特别活跃,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,我有些疑惑,春芳平常那么开朗,这会儿怎么不积极了?我不断地看着她,她也似乎看到了我的眼神,只是朝我笑笑。

全班四十五名同学,春芳最后一个发言。我站在同学们中间,看到她缓缓地从教室的一边走到我身边,对我说:“老师,我能抱一抱您吗?”

我愣了一下,随即张开双臂。

王春芳紧紧地搂着我,有些害羞地趴在我的肩头说:“老师,您第一次把我搂在怀里的那一刻,还有您给我编的辫子,都散发着妈妈那久违的味道,它是那么温馨,那么温暖,那么亲切。”

我再一次将她紧紧搂在怀中,眼里已泛起点点泪花。



生活拼盘

雨中

文/高雁萍

四月一场小雨,悄悄降临清晨的呼和浩特。这雨越下越大,我们出市区后一路向东,行驶到旗下营境内哈少村大桥时,追着汽车狂奔的小雨,已有了滂沱之势,像是要跟着我们同去霍林郭勒市。

我喜欢下雨天,因为空气好,因为雨水能洗刷出一个崭新的世界;就像人洗过澡、换上干净衣裳那样,怎么看都舒服。今天这场豪爽之雨来得正当时,把自然界积攒了一个冬天的陈垢洗涤得干干净净,也使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大地,展现出回春的景象。

汽车转过一个山弯,又转过一个山弯,前方忽然出现了漂浮的薄雾,缭绕在不甚高的山间。些许的朦胧,似有若无的雨,草的新绿,树的新绿,村庄的房舍,企业的办公楼和厂区,一切看上去都生机盎然。我想到了上次去克什克腾旗的经历。

2019年夏天,在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关东车村青山国家地质公园,我们遭遇过一场雷暴雨。那天午后,我们先坐下行缆车到景区门口拍摄素材,结束山下取景,一看时间不早了,赶紧往上升行缆车乘坐点跑,准备回到山上拍日落。大汗淋漓赶过去,工作人员却告知,雷暴雨马上到达,上下行缆车全部禁止上人。青山索道线路全长1227.99米,高差为338米。我抬头一看,虽然天有点儿发闷,但无风无雨,缆车也在正常运行。此时,虽然上行缆车不再上人,可下行缆车上还坐着很多人,他们优哉游哉,以一种很是和缓的速度由远而近、由高而低,看上去个个春风得意。

当时我还在心里嘀咕,天气预报能准吗?如果风不来雨也不来,岂不是虚惊一场。可这个想法在脑子里转了还不到半圈儿,狂风夹着噼里啪啦的大雨点子便从天而降,吓得我捂住脑袋就往乘车点儿跑。一些刚才也在小声抱怨的游客,也都闭口不言了。

气温骤然下降,我在屋内把背包里的外套和坎肩都套在身上后,又返回到乘车口,傻傻地看着缆车上那些已经无形象可言的人们。有几个聪明的带着雨伞,起码能把脑袋遮起来,一个小伙儿什么也没有,众人看他不停地一把一把抹脸上如注的雨水,又一把一把把雨水甩到雨中。站在我身边的小郝用手机抓拍到了这一情景,随手发到抖音上。

忽然一个闷雷,本来就慢得让人揪心的缆车,停住不动了。高高的缆车上的人们,衣衫单薄无法对抗疾风暴雨不说,内心的恐惧到底有多大,真是无法想象。万幸我们晚到一步,否则上面担惊受怕的一定少不了我们不说,设备也要跟着遭殃了。

好在这样的风雨来得快也去得快。没多长时间,雨过天晴,缆车又开始运行,上面下来的那些人浑身湿透,个个瑟瑟发抖。我们坐缆车上山,虽然没拍到壮丽的晚霞,但小郝随手发出的那条抖音,在我们上山和架设机器的过程中,浏览量就已达到6万,评论和点赞多的让人眼花缭乱。真是意外又惊喜。

那天晚上,因为我们住的低洼处没有信号,无法知道抖音接下来的数据,等第二天中午下山一看,不到24小时,点击量竟然高达3357万,点赞90万有余。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,一个爆款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诞生。我和小郝开玩笑说,要是那个被你拍到的黄背心小伙子刷到这条抖音,一定会给你留言。结果被我说中了,小伙子是辽宁人,果然在抖音上刷到了一把一把甩雨水的自己。

他还留言说:兄弟,你错过了最为精彩的,哥从缆车下来时,浑身湿透冷得发抖,打扫卫生的大姐看哥可怜,给了一个特大号的黑色垃圾袋,哥是脱了湿衣服裹着垃圾袋离开景区的,你要再发一条我穿垃圾袋步履匆匆的抖音,咱哥俩绝对还能火一把。